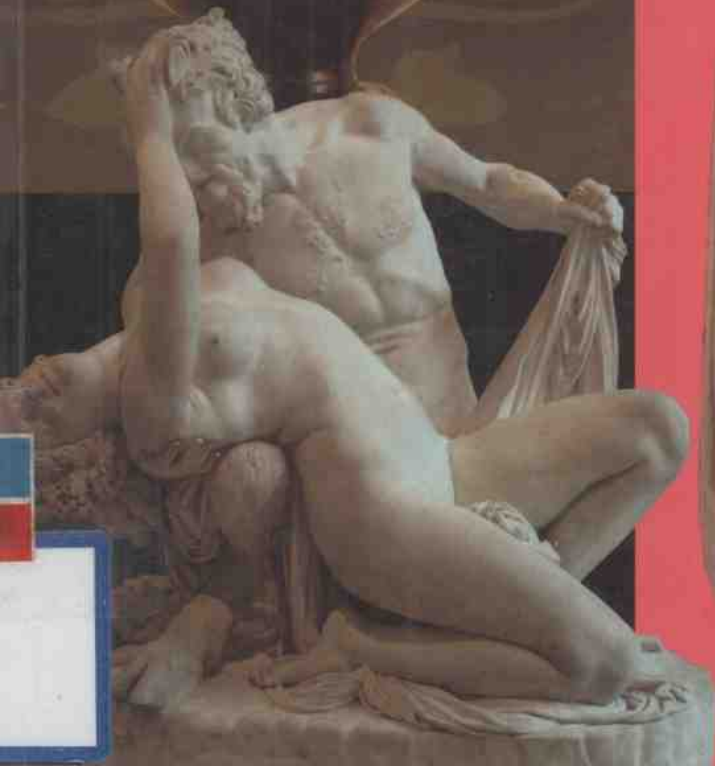


古希腊罗马神话之旅II

金京善 [韩] 李润基 / 著
[韩] 李贞娇 / 译

打开爱情之门的

12把金钥匙





ISBN 978-7-5063-3855-4



9 787506 338554

定价: 29.00 元

古希腊罗马神话之旅 II

12 打开爱情之门的 把金钥匙



作家出版社

(京权) 图字: 01-2003-653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希腊罗马神话之旅. 2, 打开爱情之门的 12 把金钥匙/
(韩) 李润基著; (韩) 李贞娇, 金京善译. - 北京: 作家
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63-3855-4

I. 古… II. ①李…②李…③金… III. 随笔-作品集-韩
国-现代 IV. I312.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182 号

Lee Eyun Kee's Greek & Roman Myth:

12 Keys to Understand Myths (vol. 2) ©2001 Lee Eyun Kee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Korean edition published by WOONGJIN.COM.CN., LT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6 by The Writers Publishing
House

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OONGJIN.COM.CN., LTD.

Through LEE JEONG KYO

古希腊罗马神话之旅 II: 打开想像之门的 12 把金钥匙

作者: (韩) 李润基

译者: (韩) 李贞娇 金京善

责任编辑: 李宏伟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960 1/16

字数: 150 千

印张: 16

印数: 001-7000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3855-4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言 | 寻找丢失的“另一半”

“希腊罗马神话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经常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不仅喜欢阅读希腊罗马神话，还热衷于对它进行解读和重新演绎。如果提问的人带有民族主义倾向，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更像是一种咄咄逼人的攻击。甚至会有人这么说：“回想起我们年幼的时候，连自己国家的檀君神话都还没弄明白，却要盲目地开始读什么希腊罗马神话……现在想想真是委屈啊。我们从小所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我们难道不应该先了解本民族的神话吗？信仰那些与我们毫无关系的其他民族的神话，或者仅仅因为那是强势文化的根源，就竭力推崇那个文化圈的神话，这些态度难道不都是文化盲从主义吗？”

上述观点并非妄言，我们听起来还有些道理。但这样的看法是不是也有失偏颇呢？

前文引用的话中所提到的“我们”都是指“朝鲜民族”。构成希腊众多城邦和罗马帝国的民族与朝鲜民族自然不属于同一族类，所以从狭义上来讲，的确与“我



1.

盲诗人荷马。他创造的两部史诗是古希腊神话的主要出处之一。

们”毫无关系。

但是我的想法并非完全如此。我对希腊罗马神话始终梦魂萦绕、难以割舍，是因为在我心中它并非与“我们”毫不相干。这里我所说的“我们”不同于指代朝鲜民族的“我们”，而是更接近泛指全人类的广义上的“我们”。我对希腊罗马神话倾注这么多的心血，正是因为我对作为人类的一脉的“我们”，远比对作为朝鲜民族的“我们”更为关注。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和希腊人、非洲人或印度人不同。但站在全人类这一更高层次上看，这时的“我们”都有以下这些最根本的共同体验。

不论是谁，都是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脱离母体，来到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出生和他的意志毫无关系。就这样被动地来到世间的人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呱呱坠地的背后都曾发生过些什么。然而到了青春期——一生中的春天——就会不约而同地开始思考自我的本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度过青春期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听到本能的呼唤。此时身上出现的各种性征，就成为他猜度“出生”背后，也就是父母之间发生的事情的线索。随着时间的流转，他将重复曾发生在父母身上的事，让另外一个婴儿一无所知地降临到世界上。再后来，岁月催人老，他会步父母的后尘，重蹈“死亡”的体验。这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潜伏在这些共同体验中的形形色色的事情，被人类学家称为“通过仪式 (rite of passage)”。我觉得，把这些事情通过比喻作他事来说明的故事，在神话体系中被赋予了特定称谓，那就是“原型神话”。

希腊罗马神话可能和身为朝鲜民族的“我们”毫不相关。但说到原型神话，作为全人类的一脉的“我们”，和它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人类所共有的体验当中最切实、最普遍的是什么？死亡无疑是其中之一。无论什么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无法摆脱死亡的命运。人生在世，终归一死。人类对这个无法逃避的命运要默默承受，然而在心理上却始终都在进行顽强的抵抗。或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把自己的生活理想化，然后创造出了永生不灭的神。



而所谓神话，就是关于永生不灭的神和难逃一死的人的故事，以及介于神、人之间的英雄（heros）的传说。

性的体验也是人类所共有的最切实、最普遍的体验之一。这个世界上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性体验的产物，非性体验产物的人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这样出生的人类，也要以进行性体验为前提而诞生，而这种性体验仍是为了繁衍下一代。人们对这一命运的安排无能为力，但心里却不断地试图反抗。神职人员有时给我们带来“反抗斗争”的捷报。神职人员是介于永生不灭的神与难免一死的人之间的存在。一些神职人员将自己隔离于性体验之外，通过拒绝性体验来拒绝繁衍后代。存在于神和人之间的神职人员竟然拒绝繁衍后代，这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在神祇享受的永生和凡人注定一死的命运之间，神职人员上演生与死、灵与肉的较量，这又怎能不让人惊叹！

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性的体验却再平常不过了。男性用以体验性的器官是突耸的。所以象征着男性生殖器的一切物体都很高耸、突兀。据说北朝鲜的人们对男性生殖器的称谓很有意思，叫做“多出来的肉”。女性用以体验性的器官是凹陷的。因此象征女性生殖器的一切物体都是深深地凹陷下去的。北朝鲜给它起了“肉冢”这样很有趣的名字。象征生殖器和性交的身体动作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基本相似。突耸的即象征着男性的生殖器，凹陷的则表示女性的生殖器，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两性的交合。

但奇怪的是，对最终促成人类降生的这一伟大行为的描述或模仿，竟成了在现实中难以被接受的恶毒而肮脏的辱骂，这实在让人费解！辱骂会成为冲突的导火索，而冲突很可能以一方的死亡而告终。能置人于死地的下流的辱骂，却和神圣的母亲的生殖器联系在一起，这怎能不让人慨叹！专注于研究“无意识”和“神话”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给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信中曾提到，爱的冲动“埃罗斯”（Eros，爱之神）和死亡的冲动“塔那托斯”（Thanatos，死亡之神）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一体两面的。莫非，被称为神话的这条河流，也流入了

“辱骂心理学”的领域？世界上各个民族用来象征两性交媾的不雅的手势都极其相似。换句话说，它是普遍的，共通的。也正因为它具有这种普遍性，所以这样带有侮辱性的肢体语言，就算到了世界的另一头也是不能随便用的。

希腊著名的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 (Aristophanes) 曾说，性的体验是以“寻找丢失的另一半”为前提的。一切背离这一前提条件的性欲都是不纯的。只有在与“丢失的另一半”进行性体验的时候，这种体验的不纯才具有了“健康性”。也就是说它成了“健康的不纯”或“不纯的健康”。婚姻制度所容忍的、在有节制的范围内的性欲，才不被人指责，理由就在于此。

那“另一半”是什么？寻找“另一半”又意味着什么？“比我更好的那一半” (a better half) 这个词语直到今天，在英语中还被用来指代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最初用这个词的人是阿里斯多芬，他因数度讥讽苏格拉底 (Socrates) 而闻名，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戏谑之言。

“人生，并不是那么艰难。虽然最初的一百年确实有点辛苦……”

阿里斯多芬关于性和“丢失的另一半”的戏言出现在柏拉图 (Platon) 的著书《会饮篇 (Symposion)》当中。我把它翻译成通俗易懂的文字，并在括弧中加上注解。

“……说到人的自然生理状态，从前和现在并不相同。现在的人类只有男女两种性别，但在以前却还存在着第三种。这第三性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的特征，也就是所谓的双性人。如今这种人已不复存在，然而‘安德罗古诺斯’ (Androgynos) ……即‘阴阳人’这个叫法却一直流传下来，被沿用在骂人的话中。

古代人的体形较圆，背部和腰侧都生得浑圆丰满。据说有四只胳膊、四条腿、四只耳朵，连‘那个’也有两个。头虽然只有一个，



但却长着两张脸，各自望向相反的方向。走路的时候，也像我们现在这样直立行走。但是想飞奔的时候，他们却像杂技演员表演空翻一样，以八只手脚作支撑，飞快地向前翻滚（就像球一样）。

他们之所以长着这副圆滚滚的模样，是因为男性生于太阳，女性生于土地，而双性人则生于月亮。他们的模样浑圆，甚至连走路的样子也像个皮球，就是因为他们长得像他们的‘父母’（看来古希腊人已经知道太阳、地球和月亮都是球形的）。但是这些力大无比、气宇轩昂而又野心勃勃的人类，却似乎攻击过神的世界。荷马（Homer）不是曾这样描述过吗？巨人们为了攻击众神的宫殿，把希腊最高的奥萨山（Ossa）举起，摆在了佩里翁山（Pelion）上。其实这里说的就是他们。

宙斯（Zeus）为此召集众神开会。他想用霹雳来消灭他们，但又怕失去源源不断的祭品；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最后，宙斯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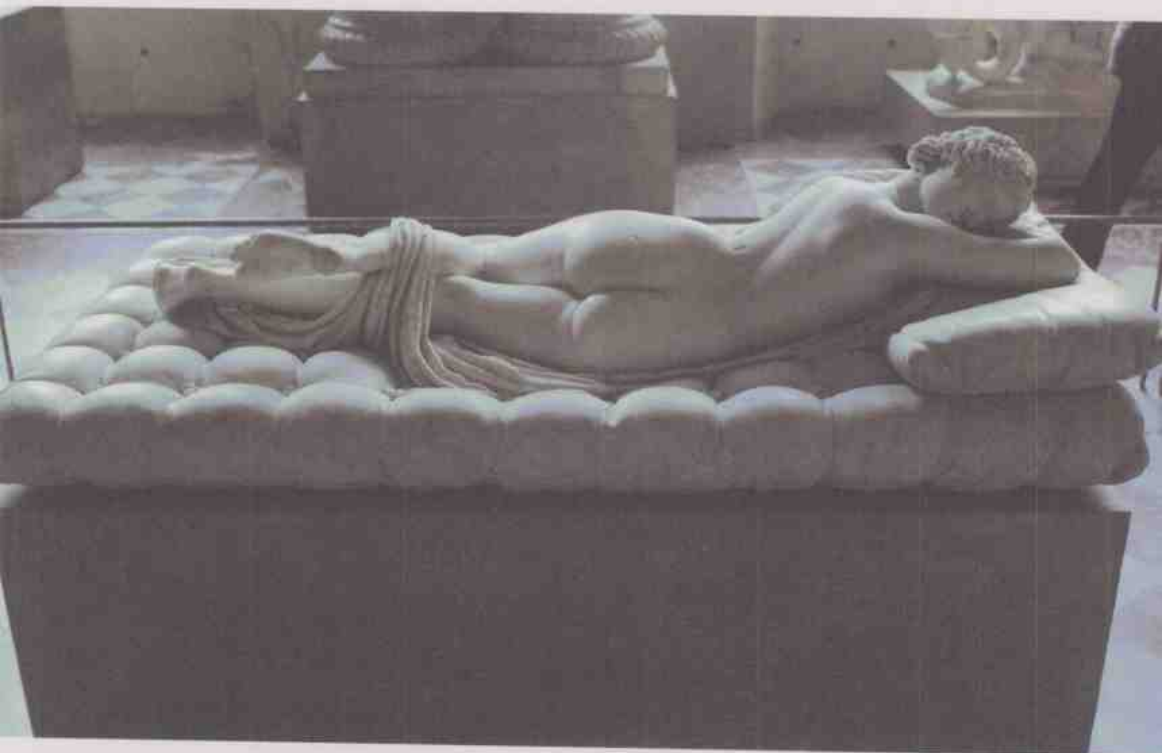
‘……放他们一条生路，但是让他们变得弱小，那他们就不敢招惹我们了吧。最好能把他们都分成两半。那样的话，供奉我们的这些小小人类不就可以成倍的增加了吗？’

说到这里，宙斯把人类叫来，就像将冬天里要收藏起来的花楸果一分为二，又像把煮熟的鸡蛋剥皮、用头发丝劈成两半一样，把他们一一劈成了两半。接着宙斯命令阿波罗（Apollo）（因为阿波罗是医术之神）一一治好他们被劈开部位的伤口。……从此，被一分为二的‘人’苦苦思念着各自的另一半，渴望与他重新结合成一体。……因此，作为某一半的我们，都是远古时期一个完整的人的‘符节’……所以，每个人都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另一半。可是，从女性身上分割下来的一半对男性毫无兴趣。女同性恋者就属于这一种。同样，从男性身上分割下来的一半对女性也不感兴趣。男同性恋者就属于这一种。只有从双性人身上分割下来的‘男性的一半’才会喜欢女性，也只有从双性人身上分割下来的‘女性的一半’才会喜欢男性……”



阿里斯多芬的本意并非想要一本正经地说明人为什么会思念“丢失的另一半”。作为喜剧作家，这只不过是他的戏言。但他的玩笑却在这个故事写成之后的2500年——直至今天——还一直被众口流传。阿里斯多芬的戏言中出现的意味深长的“符节”一词，在本章节行将结束之时，让我们将它重新咀嚼玩味一番吧。

双性人赫尔玛弗洛狄托斯 赫尔玛弗洛狄托斯为赫尔墨斯 Hermes 和阿弗洛狄忒 Aphrodite 所生。“赫尔玛弗洛狄托斯 (Hermaphroditus)” 是他的父母名字的合成语。



人啊，人

“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内容为什么总是违背世俗伦理？为此我都不敢让孩子们看。”

这是我经常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我回答道，是的，的确不符合伦理。而问题往往会这样继续下去。

“时间之神克罗诺斯（Cronos）不是将他的父亲天空之神乌拉诺斯（Uranus）的男根割掉了吗？他怎么能将父亲的那个切下来呢？这种行为道德吗？我可不愿意让孩子们看到这些。”

我又回答道，是的，这确实不道德。

“听说，那个拈花惹草的宙斯在接近安提奥佩（Antiope）的时候，变成了原野之神潘（Pan）；在接近勒达（Leda）的时候，变成了天鹅；在接近达娜埃（Danae）的时候，又变成了黄金阵雨？他在接近卡利斯托（Callisto）的时候甚至无耻地变身成自己的女儿阿尔忒弥斯（Artemis），不是吗？”

我回答道，是的，的确挺无耻的。

“宙斯还变成了被雨淋湿的可怜的布谷鸟来接近赫拉（Hera）。当赫拉用裙子将那可怜的布谷鸟包裹起来的一瞬间，宙斯便现出了原形，和赫拉交欢。不是吗？宙斯和赫拉不是兄妹吗？这是不道德的。宙斯利用了赫拉对布谷鸟产生怜悯的那一瞬间，身为宙斯竟然做出这种让人不齿的事情，这难道还不算是极其卑劣的行径吗？”

我回答道，这确实很卑劣。

只要是涉及性体验、寻找配偶的神话，或者寻找丢失的“另一半”的神话，往往会有违背伦理道德的情节出现。因为神话所讲述



手持霹雳的宙斯。



的故事，都是现在我们所认同的这套道德伦理确立之前的故事。也许，神话就是借着讲故事的形式在讲述着道德和伦理的进化史。我们能把道德比喻成精心修整的庭院中盛开的花朵，但神话却不然。如果也把神话比作花，那么它是在“庭院”这个概念出现以前，就已经在田间盛开的野花。田野的环境并不安逸，野外是适者生存的残酷战场。所以神话中神祇所发出的笑声

不是现实逃避主义者的笑声，而是和生存本身一样残酷的笑声。神话中出现的爱情故事非但不符合道德，甚至可以说是冷酷而残忍的。非伦理道德有时候让那些绝对的道德君子们都无法泰然处之，神话通常就在这样的時候大放异彩。神话这朵花既庄严又可怖。正因为如此，神话不断地激发着古代悲剧作家的灵感。

8. 通过阅读神话故事你会发现，无论是神也好人也罢，在寻找阿里斯多芬所说的“丢失的一半”的时候，似乎并不顺利。在神话爱情故事里，既有“不该发生的爱情”的话，又有“无法实现的爱情”，还有“应该实现、却没能实现的爱情”。看来人类似乎是经历了长久的彷徨之后，才形成了今天这种爱情文化。男女结合的婚姻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固定下来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这一看似非常合理的制度并不是人类在一夕之间就创造出来的。

单从神话中经常出现的非道德的兄妹通婚，我们就能看出这一点。

众所周知，宙斯和他的妻子赫拉本是兄妹。宙斯还曾和妹妹得

墨忒尔(Demeter)发生过关系。传说嫁给冥界之神哈得斯(Hades)的佩尔塞福涅(Persephone)就是他们的女儿。因为顾忌这种婚姻的非道德性，而犹豫是否应该看神话故事的人们应当认识到，在创世之初，可以结为配偶的除了兄妹再无他人。创世纪后，抑或是在大洪水消灭人类之后的兄妹婚姻，并非仅仅出现在希腊神话当中。

日本神话中最初降临到地上的两位神，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原本也是兄妹。他们俩降临到海岛之上，建造了一座庞大的宫殿。男神伊邪那岐和女神伊邪那美之间有过这样的对话。听一听吧，不仅违背伦理，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淫秽。

男神：“你的身子长什么样啊？”

女神：“我的身子长得很好，但有一处未合。”

男神：“我的身子也长得很好，但有一处多余。想以我多余处填塞你的未合处，造出大地。如何？”

女神：“好吧。”

男神：“那么，我和你绕着天柱走去，相遇而行房事。”

男神伊邪那岐和女神伊邪那美就这样结为夫妻，先后产下了日本的几大岛屿。仔细听听日本创世神的对话吧。归根结底还是关于“多出来的肉”和“肉冢”的故事。这并不幼稚，这是人们凭借神话显示出的人类最真实的一面。

中国的开天辟地的神话中出现的创世神伏羲是最早向人类传授畜牧术的神，也是创造八卦、让世人用阴阳去领悟人与自然之道的的神。伏羲创造的八卦中的四卦至今还出现在韩国的国旗“太极旗”上。伏羲的圣德堪比日月，因此又被称为“太昊伏羲氏”，也就是“与日月同辉的伏羲神”的意思。伏羲的妻子是女娲。远古时代用来支撑天空的四根柱子倒塌以后，便是这位女神砍下了巨龟的脚做成擎天柱，重新支撑起了天空。她也是在洪水暴发后，炼五色之石补天的女神。伏羲和女娲最初是兄妹关系，后来才结成了夫妻。你能相信这是发生在儒教大国里的事情吗？



像希腊神话里出现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一样，用泥土最初捏出人类的女神也是女娲。基督教和犹太教认定的最初的人“亚当”也是用泥土捏成的。据说，“亚当”是从希伯来语表示“泥土”的词语“adamah”而来的。意为“人类”的英语单词“human”来源于拉丁语“homo”，“homo”又来源于意为“泥土”的词语“homus”。亚当的妻子“夏娃”是上帝耶和華取下亚当的一根肋骨做成的人类最早的女性。亚当和夏娃也注定不是陌路人。

中国的女神女娲用泥土造人是在洪水暴发、用五色石补天之后的事情。女娲和伏羲结为兄妹婚而生下孩子，同时又用泥土造人，成为了人类的一脉——中国人——的始祖。

在大洪水中艰难幸存下来的兄妹结成夫妻的故事当然也出现在希腊神话中，堂兄妹杜卡利翁（Deucalion）和皮拉（Pyrrha）就是这样的。杜卡利翁和皮拉不是通过彼此的结合生儿育女，而是把石头扔向身后。于是，那些被扔到身后的石头就变成人，成为后来希腊人的祖先。

其实在韩国也流传着从大洪水中幸存下来的兄妹结为夫妇的传说。咸镜道的金昊荣（Kim Ho Young）先生于1923年8月所讲述的关于兄妹联姻的民间故事，就记载在孙晋泰的《韩国民间故事研究》一书中。故事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人类世界暴发大洪水，整个大地都化作了一片汪洋。只有一对兄妹幸存了下来。兄妹二人逃到了一座像长白山一样高的山顶，一直等到洪水完全退去，才重新回到了地上。可是他们再也看不到别人。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人类绝种吗？可他们是兄妹怎么能结婚呢？一番苦思冥想后，兄妹二人各自爬上了一座山峰。哥哥从山顶上推动了象征雄性的磨盘，妹妹推动了象征雌性的磨盘，然后向上苍祈祷。结果当两片磨盘滚到山脚下的时候，就像男女彼此结合一样，合成了一个完整的磨。兄妹二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决定结为夫妻。人类通过这对兄妹的婚姻得以繁衍，所以人类的祖先正是他们。

为什么偏偏会选择石磨呢？这个民间故事想用石磨来表达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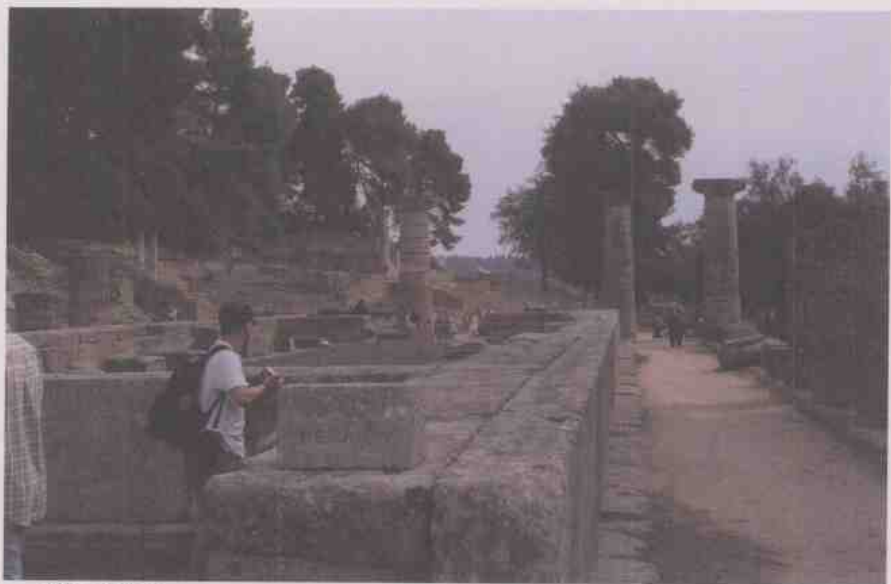


内涵呢？如今只有在民俗工艺品店里才能看到石磨了。不知大家可曾看过用石磨磨豆子的场景？在坑坑洼洼的上下两片磨盘之间有一个“磨盘锁”，是用来连接上下盘的装置。上磨盘有一个孔，这是“雌性锁”。下磨盘的中心有一个刚好能插进孔中的突起部分，这是“雄性锁”。把这个“雄性锁”和“雌性锁”相互套好旋转的话，上磨盘就不会从下磨盘上脱落了。当我静静地看着随着磨盘转动，豆子磨成的乳白色的豆浆源源不断地流出来，我曾经想象过“宝石磨”这个故事广为流传的原因，还有大洪水过后被兄妹二人从山顶上推下来的雌雄磨盘合在一起的情景。因为我听说，神话只向那些永不停止地想象的人展示自己真正的内涵。

神话中让道德君子们愤而拍案的并不只有近亲通婚之一——兄妹相恋这一件事。在被我称之为“人文自然”的神话里，还有恋上公牛的女人，迷上母羊的神，爱上丈夫儿子的继母，以及对哥哥或父亲着迷的女人。这个人文自然生态系里，也有着爱上同性的神和人，杀死父亲而与母亲共枕的儿子，帮助父亲杀死母亲的女儿；不但有生为男性却有过两性体验的人，还有本身是男性却对同性怀着原始的爱恋的人。除此之外，还有因为过于自恋、冷待异性而遭到神祇诅咒的青年，有因为过于爱对方而不惜献出自己的肉体的女性。更有甚者，在本当沉浸在新婚的美梦中、期待着鲜花插入花瓶的花季里，却为世俗所迫，将尖刀插进了自己的胸膛。神话世界和人类世界的“一半”们，在遵从自然规律、等待适当的时机、直至重新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个体之前，他们经历过很多错误是在所难免的。

宙斯的妻子，同时又是神圣婚姻的守护女神赫拉，为了让异性之间的婚姻实现制度化而东奔西走，是发生在希腊人将神话奉为宗教信仰的时代的事。赫拉不时地会凭借“女神”的特权，惩罚沉沦于不正当爱情关系的人类，还会指使自己的女儿生育女神埃律忒娅（Erytheia）来阻止这种不正当关系的果实来到世界上。赫拉的时代远去后，神话也走下了宗教的神坛。于是，世界上所有的妻子都成为了赫拉女神，为了阻止丈夫的放荡行为而东奔西走。神祇和神





赫拉女神殿。

话的时代终结以来，人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像接受命运一样接受了赫拉女神所梦寐以求的“神圣的婚姻”制度。“一半”们仿佛从此踏上了中规中矩地寻找“丢失的另一半”的历程。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这些“一半”们好像再次成了迷途羔羊。因此，如今同性恋“山花怒放”——在欧洲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到勾肩搭背的男同性恋者，当然也少不了手挽着手走上通往婚姻殿堂的台阶的女同性恋者。甚至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同性之间的婚姻。更有无数的美国同性恋主义者走上大街集会游行，向通过神圣婚姻结成夫妇的人提出非议。原本遮遮掩掩的同性恋主义者摘掉面具，露出了本来面目（coming-out）。有的男扮女装引吭高歌，有的女扮男装尽情欢舞。很多身为男性的人，接受变性手术成为女人，走出了手术室。

变成了“女性”的男人，用比女性还要妖娆美丽的舞蹈和歌声，把神话时代的卡奥斯（Chaos）（混沌）以“真实”的名义再次重

演。可这一切是美好的吗？这个如同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的“真实”，对他们来说，可以是美丽的。也只有这个于他们是真实的。可是，世俗却以伦常的名义残酷地给它定了罪。这也是深藏在我们内心深处，难以面对的真实。回到最初的话题，在寻找丢失的另一半时，在作为全人类一脉的“我们”的内心，似乎流淌着一条我们尚未了解的暗流——一条所谓“集体无意识”或“普遍无意识”的暗流。我觉得这条我们所未知的暗流，可能就是作为全人类一脉的“我们”的真实面目。所以每当我发现我们内心流淌着的暗流，与我们身外汹涌的潮流有所不同的时候，便常常会轻轻叹息。

“唉，人啊，人……”

象征是斧头柄

我还没有忘记前面说过的话。现在是履行约定的时候了。阿里斯多芬这样说道：“……因此，作为某一半的我们，都是远古时期一个完整的人的‘符节’（Each of us when seperated is but the indenture of a man）……”

阿里斯多芬认为，其中的“一半”渴望见到另一半是因为想要重新成为一个整体，并把我们自己说成是“远古某个曾经完整的人的一个符节”。“符节”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符节”是古代使臣随身携带的用石头或竹子制成的一种证明身份的东西。使臣所带的符节不是完整无缺的，而是被分成两半中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由国王保管。当这两半符节对在一起完全吻合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符合”。也就是说，“符合”一词来源于此，表示“像符节一样，两个事物彼此完全吻合”的意思。当你拿着一半符节的时候，是否就能想象出另外一半符节的样子呢？我想读者心里一定有自己

